

夜光杯

“燕山雪花大如席，片片吹落轩辕台”。

公元752年(天宝十一年)秋,李白行游燕山,作名篇《北风行》。其中有佳句如斯,极尽燕地苦寒和战事残酷之意。

轩辕台,今何在?恰好位于举行北京冬奥会的主场馆所在地——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和北京市延庆区之间。这一带,皆属燕山。

燕山,是中国北部横亘东西的主体山脉,西起张家口,东至山海关,北邻坝上高原,南接河北平原,西南与太行山相握。整体面积东西长约420公里,南北宽近200公里,海拔600至1500米。

燕山,系华北地区北部的天然屏障,喜峰口、古北口、黄花城、居庸关、东方向口、独石口、张家口等均为长城重要关隘,是内蒙古高原和东北地城进入华北平原的必经之地。最东端之山海关,更是咽喉所在,号称“天下第一关”。

常常的,凝视着燕山的燕字,我疑云满腹。

燕之名,来自谁?为了打开这团迷雾,我查阅不少史书。令人意外的是,关于这个问题,文史资料极其稀少,且语焉不详。即使《史记》所述,也是云里雾里。由于秦皇焚书,致使燕国史籍大量销毁,而荆轲刺秦,引发秦皇痛恨报复,更直接导致“六国独燕无后”(顾炎武语)。

经过反复比对、相互佐证,还是得出了一个大概:商代,在今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一带,曾有一个匡国(也作郕国)。公元前1044年,周武王灭商后,封其弟召公奭于此地,史称燕国。公元前7世纪,燕国向冀北、辽西扩张,吞并蓟国后,建都蓟(今北京市)。十分吊诡的是,查询现有记载,我们现在所熟知的战国七雄之燕国,在当时并非此名,而是“匡国”或“郕国”。既然周朝封国的都城已经迁移,国境大大扩张,国祚如此绵长,难道还与前朝使用同一国名?

无有信史,不能断言。史书何时始称燕国呢?六国统一之后,为何改称燕国呢?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据多数专家推断,“匡”“郕”与“燕”字音义相通,相互假借。《说文解字》曰:“匡,匿也,昷声。”“晏,安也,从日、女。”其本意为“黄昏时与女眷相聚而欢”,比喻幸福安逸。“燕”,在甲骨文中是象形字,即燕子貌相:鸟头、长而尖的翅膀、尾巴分叉。这种候鸟的最主要特征,便是在巢内呢喃相亲。

燕字的另外寓意,便是春使者和吉祥鸟,进而表示生活美好、邦国安宁。

周朝开国时,最大功臣有三人,即周公旦、姜公尚和召公奭。那么,为何将功臣之首的召公奭封于距离都城最远的燕地呢。

答案只有一个:国之屏障、无比重要。

既希冀幸福温暖,又呼唤和平安宁。燕,蕴含着多么美好的理想啊。

但是,两千多年来,燕地,恰恰是苦寒、战乱之地。

秦统一之后的第一场农民起义的引信,由此拉响。公元前209年,陈胜、吴广和九百名民夫,被送往燕山深处的渔阳戍边,适逢大雨,不能如期赶到。按照秦律,逾期当斩。为了求生,揭竿而起,从而导致了秦王朝的崩溃。

唐朝的衰亡,也由此开启。安史之乱,不言而喻。安禄山的盘踞之地,就是燕山山脉周围,而他称帝的国号,竟然也是“燕”。

公元936年,后晋皇帝石敬瑭割让燕山山脉为中心的幽云十六州与契丹,自称“儿皇帝”。从此,中原北门洞开,遗患无穷。北宋覆灭,主因在此。

公元1211年至1215年,蒙元军队三次围攻金中都(北京),主力都是翻越燕山山脉,灭金之后,再灭南宋。

直到明朝建国,朱元璋和朱棣父子深深认识到国之患。于是,将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全部北移,迁都北京,“天子守国门”。

但是啊,燕山防线总是频频出险。

公元1449年9月,正是在今天冬奥会主场馆附近的土木堡,明朝第六任皇帝——明英宗朱祁镇被入侵的蒙古瓦剌部生擒,制造千古笑谈。而最终,明之亡国,仍是由于燕山山脉最重要关口——山海关的沦陷。

抗日战争初期,战火焦点长期集中在燕山山脉中的长城沿线。长城沦陷,国难降临。

检点历史,愤慨万千。作为京都屏障,燕山的冰雪,始终苦寒;燕山的翅膀,从来沉重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,国家统一,江山稳固。国际关系,和平共处。随着新时代的到来,燕山深处的一块块坚冰,终于全面融化。整个山脉,变得富裕起来、美丽起来、轻盈起来。“冷资源”终于带来“热能量”,尤其是崇礼区依托冰雪的自然禀赋,大力发展生态经济,实现美丽与财富相生相随,蹚出了一条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的“崇礼路径”。

燕子,春天、幸福、安宁,早已成为燕山的固定舞伴。

而今,在李白曾经悲怆的那片天寒地冻的雪原上,竟然举行着欢乐的冬奥会。来自世界各国的运动健儿在冰雪之间滑翔、翻飞,宛若春天的燕子。群山、村庄、冰墩墩、雪容融,连同凝滞的冰雪,也都纷纷热舞起来了。

如今的燕山,这亿万年的苦情者,开天辟地第一次露出了笑脸。它,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化身燕,穿上梦想的衣裳。

这天地之精灵,鼓荡起黑铁般坚挺的身躯,扇动着白雪般轻盈的翅膀,飞翔在新时代的春风里,飞翔在大中国的天空里。

听过三次《这世界那么多人》。

最早的版本,自然是莫文蔚小姐。听完就觉得,可以去KTV把它练起来啦。她独特的嗓音气质,给这首本来就动人的歌,加了太多分。尤其她还是(我心目中唯一一个)能把大红大绿的奢侈品穿得熨熨帖帖的女明星,又能hold得住热闹,又能把玩冷清,太难得。

然后,去年年中,芒果台的《宝藏歌手》,孟慧圆小姐。虽然珠玉在前,我还是觉得她唱得清新脱俗,有自己的味道,的确是“宝藏”。评委荒井十一特别介绍说,她是最早唱这首歌demo的人——怪不得!果然大家都很识货呢。

再然后,就是最近的韩红小姐。她是唱将,功力自然无须赘言。但是不晓得为什么,只唱了一遍,没有唱第二段的反复,就结束了。我很奇怪,旁边的朋友就劝:“这种舞台,能让她一个人独唱一首歌就蛮好嘞……”

但是,这恰恰就是这个舞台的问题吧——为了赶时间或者待遇还是什么别的原



边看边聊

小而美,然后大千世界

马塞洛

因,把作品阉割了,被差评就也毫不意外了。尤其是,被剪掉的不是几句歌词、一两分钟,而是这首歌的意境——流行歌一唱三叹的套路,在此地变成了值得反复品味的叹息。不反复,意境就差了,只是一个会唱歌的人,来了唱一首好听的歌,这算啥呢,应个卯吗?

换个角度看,张艺谋总导演的冬奥会开幕式,嘞就嘞在有意境呀。画面堪比《英雄》和《十面埋伏》的廿四节气倒计时就不说了(指路公众号“魔法童书会”,魔法Auntie连夜吐血整理了文本),现场那片猫草一样的绿林一飘出来,我的心就喵喵喵个不停喽(反正冯小刚都导演过马年的,有生之年,姆们还是有盼头的)。有句讲句,在节目单上看到《这世界那么多人》,还是蛮惊艳的,和看到《只此青绿》一样惊艳。红上加红、烈火烹油的大舞台能来这么一笔“无人的空荡”,高级得不

得了——人没到齐的团圆饭,最有话题了;都来齐了,就只能沸反盈天了。可惜《只此青绿》的转播效果也不好,本以为放出了胜负手,结果也只能说赢得莫名其妙(看了b站的版本,就知道妙在哪里啦)。

其实,开口声声“这世界那么多人”,最终只是在唱“我们”,唱的“我们”两个人——不,只是一个人,是“这世界有那么个人,活在我飞扬的青春”。光阴的长廊,空余脚步响,只是当时已惘然,想呀想出神。——最后虽然是没有人,但是最初唱的是“多幸运,我有个我们”,这么一回想,这态度就更尽在不言中了,简直像一种哲学观。

这几天想个不停的还有羽生结弦。窃以为莫文蔚小姐的处理也特别“一生悬命”——你为很脆弱、将断未断之际,偏偏锋刃回、前路转,豁然开朗、别有洞天,观照了大千世界。于是又想到张艺谋的开幕式。他用来点燃“燕山雪花大如席”的,不也是“一叶知秋”的小火苗吗?“中国人讲的是意境,讲的是从一个最小、最细节的角度来看整个世界。”微光,“我们”,一起向未来。



舞狮图(中国画) 楼传兴作

自从投入生活,领略了它的滋味,我便对生活怀有饱满的热爱。在岁月用种种烦恼和苦难慢慢地浸润了以后,我仍不减对生活的热爱之情。

偶尔我也空虚和寂寞,孤独也是经常发生的,然而始终没有厌倦生活。多年以后,我弥留之际,将一定还会表现出对生活的眷恋!生活本不尽善尽



夜光杯

吾情若蓝

朱鸿

美。公平和正义,也只能向往和逼近。不过再糟糕的生活,也有无穷无尽的诱惑,包括美和善的诱惑,以喻人类物质的需要和精神的需要。我坚信生活是好的!

吾情若蓝,是因为我一直热爱生活,并至诚地生活着。其情真,其情切,其情重,其情浓,其情有直有曲,其情敏于冷暖,感于忧乐,合乎天道。目见五色,蓝色非常恰当地对应了吾情。青、黄、赤、白、黑,五色之中,虽然青为其冠,不过青是取诸蓝的。

蓝是祖先压榨植物,其汁所成的一种颜色,属

处,汪然的,总是幽幽的蓝。蓝色难免是冷的,不过它更是纯净的。宝石蓝象征着希望和高贵,而孔雀蓝则颇为神秘。

此时此刻,风慷慨地给天空送来了很多白云。请允许我借一片,放上我的蓝。

曼殊的所有作品,似乎都与这座房子无关。

那些风格清丽的诗、清逸淡雅的画、动人心魄的小说、清新流畅的翻译,都不是在此诞生的。都与珠海游溪村,这座40平方米的青砖土木结构的小平房,很难联系在一起。是的,他出生在日本,只是6至13岁在这里住过。由于生母与养母都是日本人,他在房子内外遭遇了太多的白眼。12岁大病一场,竟被扔在柴房,在奄奄一息中才挽回惊险的人生。

曼殊的所有作品,似乎都与这座房子无关?其实,认识这位只有35岁的诗僧、画僧、情僧、革命僧,真的不可忽略这6至13岁的童年。三度与袈裟竹杖为伴,一生在浪迹天涯中寻找温暖,一心向往民主与革命,留下丰富多彩的诗文,都与童年的孤独、压抑、挫折相关。他的性情,他的人生,他的作品,都与这座房子相关。他的多样性,复杂性,丰富性,都与这40平方米相关。

这一天,珠海苏曼殊文学院在这里挂牌。人们惊喜地发现,100多年了,四周高楼大厦的汪洋大海,并没能把这座平房淹没。这座小平房,远不止40平方米的价值。这里保存着一位天才苦难的童年。保存着一位旧文化精华的最后收藏者,新文化曙光的最早呐喊者,已破待破的密码。

其实,认识这位只有35岁的诗僧、画僧、情僧、革命僧,真的不可忽略这6至13岁的童年。三度与袈裟竹杖为伴,一生在浪迹天涯中寻找温暖,一心向往民主与革命,留下丰富多彩的诗文,都与童年的孤独、压抑、挫折相关。他的性情,他的人生,他的作品,都与这座房子相关。他的多样性,复杂性,丰富性,都与这40平方米相关。

苏曼殊故居

蔡旭

七夕会

了句久困于疫情的人们的心声:外面的世界很精彩。张培成画的虎看上去凶巴巴的,但放眼周遭一片花海,老虎好像有点蒙,不知道该怎么对此美景坚持下去……不少画家自己制作贺卡。陈尚隆用电脑制作的贺卡中的虎,真是又凶又媚。其实这手法很传统,就像京剧里张飞的扮相,威猛中带三分妩媚。

何曦和我都不约而同地画了虎尾。何曦的虎尾上停了一只蝴蝶,让我想起新罗山人笔下被马蜂蜜的虎,感叹同虎不同命。我刚好找到一张橘红色的卡纸,就是老虎的颜色,所以省了给老虎上色的程序,留白就行。有人问我,为何画虎尾?我说,虎尾者,虎威也!其实是懒,不能说。

纤毫毕现已不是难事,连“画虎画皮难画骨”这句话都已过时——找点老虎的解剖图很难吗?于是乎现代涌现出一大批画虎出名的画家。若仅仅以像

正经人画不正经虎

林明杰

为标准来评价,现代画家令古人望尘莫及。不过物极必反。对只要去趟动物园就能看到真虎的现代人来说,看逼真的虎画又感到不好玩了。画得像不好玩,画不像才好玩。于是乎我看到,壬寅虎年,许多正经画家画起了不正经虎。而且这些画家大多不是以画虎闻名。反正不靠画虎吃饭,想咋画咋画。山水画家庞飞画了一对新婚的呆萌虎夫妻。但我怎么觉

老虎本来就是力量和威猛的象征,何况其自身颜值还高,很入画的。但是,虽然老虎是古代中国一种正经的传统绘画题材,但古人画的虎却大多“不太正经”。

有句贬义的成语“照猫画虎”,但这其实是古代画家画虎的常态。很多古代画家都是照着猫来画虎的,只是画得更凶猛夸张而已。因为古代极少画家有机会看到真虎,更别说给虎写生。好在古人也不太苛求写实,于是乎大家放开手百花齐放地画将起来,倒也形成了一种很特别的,具有装饰感的造型艺术。但也不是所有画得奇奇怪怪的虎都是因为画家没见过真虎而画不像。譬如新罗山人的《虎啸图》,它还有个姐妹篇在台北

时尚